



潔梅著

落下的靈魂



沒落的靈魂

潔 梅 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3



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

一九三三年四月四版

3001——4000冊

減售叁折

每冊實價大洋四角

外埠加郵費二分半

後 記

拿這一冊又算編定了，這也可算是我的第三小說集。

不知怎樣的我近來的心情益發變得陰暗了，這幾篇小說裏也不一定有我的影子在內，但我要想寫成這樣的人物却是事實。自己明明知道是不健全的人物為什麼要寫出來呢？這我以為也有一些時代背景的，沒有現在的時代，就產生不出這

種種畸形的人物，而我們却因此可看到這許多人物的沒落的過程，這就是我寫作的動機了。

第一篇“殘燼”是沒有什麼說的，是一個青年的對於愛的憧憬的破滅，這雖然是一個平凡的故事，但我自己却感得比別篇來得親切有味，這無非是自己對於這個故事有一些親切的實感罷了。一個青年在初戀時對於異性總是抱着忠實的一致的心緒的，却不料對手方對於自己不忠實，于是悲劇就形成了。像我親自看見一個男性對於一個女性的忠實的表演，却不料那個女性一朝同他離別，竟寫了一封絕交的信給那個男性，固無論那個女性是不是別有所好，而起始同他很好，後來又竟絕他，這種手段似乎太利害了吧？即或是朋友的關係也不應該呵！所以我寫了這篇，希望青年們不要過於迷戀了吧，寶貴的青春，值不得去做一個異性的欺騙的工具的。

“自殺以前”的技巧方面或許是失敗了，我

想要表演這樣的一個女性，但是寫好後看看不十分像，但至少是有一個輪廓的，我以為這種女性在現社會裏已經是不很少了吧？！

“厭煩”是在無聊中寫成的，無聊中寫的東西也許仍舊是無聊的吧？

最後的“沒落的靈魂”是寫革命與戀愛的衝突，而主人公因意志薄弱終竟放棄了革命，想追求他理想中的愛的憧憬，但結果也是破滅了！最後，他才覺到在現實社會中是講不到什麼愛情的，然而已經遲了，但也未始不能驚醒後來的青年。

這幾篇東西，“殘儘”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上半年寫的，差不多是一篇試作，每一個作家的處女作大多不會十分好的，我當然也不會例外。其餘諸篇，除“沒落的靈魂”外，全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寫的，而“沒落的靈魂”一篇是剛剛脫稿的。

天氣已經是殘冬了，我在寫這篇“後記”的

時候窗外正在下着蕭蕭的冬雨，我的心上像受了一種壓迫，呵，我說不下去了，青年們，我們要不“沒落”下去才好呢！

一九二九，一，八一，深夜記于上海。

以前的生命是個大球
以後的生命將變成一塊冰。

目 次

殘燼	1
自殺以前	33
厭煩	65
沒落的靈魂	83

殘 燼

夜是這樣的深沉了呢，四週圍是水一般的寂靜。我獨立在這荒寞的故園裏，悵望着殘月一鉤，不知有多小的哀愁襲上我的心來。過去生活的創痛，未來的生活的絕望，我的前途是再沒有一些光明的了！

慧姊，你能接受我最後一次的懺悔麼？今天我來向你作最後一次的表白後，以後的我，是永不再

來向你糾纏了！慧姊，你允許麼？你總該放心了罷？

我對於 R 並不像在上海時的懷着敵意一樣，對於你，我也十二分地諒解，因為我現在不希求什麼，更沒有什麼能向我誘惑，這些，都是我最新的發掘。

以前的生命是一個火球，以後的生命將變成一個冰塊。

約模在半年之前吧，我因為耐不過故鄉的空虛和寂寞，所以便在家裏拿了些錢，騙他們說是去轉學的，於是我一個人就毅然的跑到這軟紅十丈的上海來了——我到上海來的目的，最大的希望當然是想追求新的生活；一方面又想享受些都市的氣息。但是上海能給我些什麼呢？除去都市中特有的惡劣空氣外，豈不是同樣的空虛和寂寞嗎？白天的時候，大多是悶坐在自己的寓所內，閱讀一些無聊的書報，或者出外會一些朋友；晚上的時候，便

將整個的時間，消磨在影戲院和跳舞場中了！但除了一些肉的刺激外，內心的生活是益發覺得苦悶了！

到上海後二月，經濟又生問題了——初來時固然帶了些錢，所以便在法租界租了一個前樓住下，飯就包給二房東，但是，經不起二月來的浪用，錢已經快要完了！於是，就不得不拿前樓退了租，搬到附近的一個亭子間裏去，飯食也便自動手燒，高興時，便多吃一些，不高興時，便走到小飯館內隨意吃些東西，這樣一來，暫時的生活是又可不愁了！

這樣的生活又過了幾天，益發覺得無聊與不安。一天到晚專在馬路上瞎跑，跑得乏了，就在酒館裏吃一些酒。慧姊，我那時的生活，才真正是病態的生活呢！有時遇到夜深的時候，馬路上是冷清清地剩我一個孤單的影子，自己也覺得可憐起來，禁不住會淌下了幾滴眼淚。但是，有比我更可憐的

呢！馬路上有賣不掉的豔肉，這時却仍舊立在風塵中戰慄着，希冀着客人的光臨，這本是一個人肉的出賣所啊！我幾次想救濟她們一些貧困，可是，這嚴酷的理知總在我心中打戰着，不讓我去輕易嘗試，每次看見她們雖然就要動心，但是畢竟沒有鼓起最後的勇氣。

有一天，我從甯波同鄉會看了 S 校的遊藝會回來，心中又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。我的差不多已到冰冷的感情，這時又燃起白熱的火焰了！當我看到台上的二個少女雙雙在跳舞的時候，我的面部隨即就灼熱起來，她那緋色的舞衣，她那蓬鬆的短髮，她那暈紅的兩頰，她那靈魂的紅唇，她那潤白的手臂，她那……唉，少女呵，我永遠是你們的俘虜呀！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人格太下流了，老實說，我到遊戲場去，全是爲了想償我的肉慾而去的，剎那的刺激消滅時，靈魂的傷痕就愈加深沉了！慧姊啊，那時我已經不當自己是一個青年了！當然更說

不到是學生……我簡直是禽獸。

慧姊，我想到上海來追求新的生活，新的生活是永遠在理想中了，而現在所給我的苦悶，却較以前的生活更加難受呀！

是七月下旬吧，我剛從百星影戲院跑回來時，房主却來問我討房錢了，我檢點自己的錢袋，啊，正是使我怎樣的驚慌啊！慧姊，你想，原來我的錢袋中祇有十二元大洋了！付去五塊錢的房錢，却祇剩七塊錢了！啊，以後的生活怎麼過呢？回去拿嗎？如何能對父母說，況且事實上我沒有進什麼學校，更不能令家中知道。怎麼辦法呢？這時，我却又給經濟問題困難住了，內心的苦悶反而有些忘懷了！

細細的計劃了半天，總於在無辦法中找出幾個法子來。一方面先向朋友借了幾塊錢應應急，同時，我想找些事情做做吧，本來，沒有事做便太放浪了，身體會弄壞，人格會墮落，種種可怕的景像又在我腦中晃蕩，我不覺恐怕起來；做事吧！還是找

事情做吧！沒有職業的人是多無聊啊，然而，問題又隨即發生了，事情到那裏去找呢？不看見現在各機關都是人浮於事麼？幾個朋友吧，他們那有能力介紹我的職業！於是我祇得寫了幾封自荐信到幾個大公司，同時我又在申報的本埠新聞內登了一個廣告。事情很巧，隔了幾天，S公司來了一封回信了，說叫我隨即去面試，我想如果叫我去面試，便有七分把握了！於是我就很高興的起了一個早起，搭了五路電車到S公司。到了S公司，他們就領我到經理室，經理當然是很忙，這時不會在公司裏，由會計主任出題試驗。做了些簿記英文之類，下午就由經理口試，問了些我家庭的情形和自己的志願，我一概說了假話，他說我人到還老實且耐苦，所以便錄取了！

慧姊，現在想起來是怎樣一幕滑稽的把戲喲！從那時起，我又算做了S公司的會計員了！隔了幾天，我又寫了一封信回去，說我自己已在上海找到

了職業，月薪是三十元，家庭當然是很歡迎的，所以回信來時，又重複的勉勵我幾句，暫時的生活，又算安定下來。

但是，我真要咀咒，咀咒我自己，我這不可遏止的苦悶，正像一條惡毒的蛇纏住了我整個的身心。焦燥喲，焦燥喲！我在 S 公司裏登了一個星期，就覺得這樣的生活太機械，太枯乾，這全不是我所理想的生活，這樣的生活，會斷送我的青春，會埋葬我的人性的，我焦灼得利害，我再不能一刻登在那裏。況且資本家的惡毒的眼睛，走狗——會計主任——的狠毒的手段，又使我怎樣的感到憤懣與難忍。那時已經是炎熱的天氣了，我們坐在辦公室裏，手裏是不停地工作，額上的汗便像雨點一般的淌下來，如果要休息一回，便要受他們的氣。但是，經理先生呢？噯，他早已挾了大小老婆到莫干山避暑去了！我們職員如果偶因身體不舒服告假，便要十足的照扣薪水，經理呢？經理當然是例外了。不要

說幾天，便幾個月在莫干山，薪水是當然照付的。更有資本家的大小走狗，他們依靠了經理的勢力，便盡量的壓迫我們小夥計。他們，他們在熱天有電風扇，吃冰淇淋，薪水是特別的大，這許多，這許多，慧姊，你想我怎樣能忍耐呀！同時我的內心裏又是這樣苦悶，外部生活又是這樣的機械與憤慨，所以，我簡直又更進了一層更深沉的生活了！

但是，我真是沒有法想，一時竟不能脫離那裏，心上雖然焦燥到萬分，身體依然祇能做着機械的工作。慧姊，我那時的煩悶呀！會計室差不多變了我的囚牢一般的難過了！一走進會計室，看見他們這樣的面孔，我就要感着一陣難過，我自己疑心大約已經是失去自由的人了。尤其可厭的，會計室裏暗得像地獄一般，所以在白天的時候，尚須點着電燈，到辦公的時間完畢，馬路上的電燈已經是滿目輝煌了！我在那裏，差不多一天到晚見不到天日。我們的宿舍又在灰塵滿天的馬路上，就說勞碌了

一天，到了休息的時候，也祇能吸收些灰塵，終日的腦際是昏昏的。啊，慧姊，假使物質文明就是這樣的說話，正用得着我詛咒了！

我在那裏登了一個月，實在忍無可忍了！可巧會計主任爲要討好於他的主人的緣故，便給他停職了二個人。這二個人多是職工會裏的執行委員，借了一些什麼“搗亂”“破壞”的罪名，便停職了！但是停職了二個人，却沒有添進來，所以我們幾個人就要多分擔二個人的事情。你想：我們就該多麼的忙碌呀！況且，月底的結賬又來了，我們就不得不兼做夜工，到晚上九時方始休息，每天的工作時間計算起來，差不多超出十小時了！休息後，又沒有好好的清淨的地方去透一透氣，一天的疲勞是依然存着。這樣的生活啊，慧姊，我正不容易寫出來。我那時的精神頹廢到己快要自殺的地步。我寫了一封信，寄給朋友，說我自己已活不下了，想求一個生命的結束，而這個朋友却正好，他接到了我這